

新儒林之萧峰

(小小说)

■孔志勇

萧峰是我同学,近来特烦恼。此萧峰,非《天龙八部》中之萧峰也。

他本名并不叫萧峰,只姓萧,极仰慕大侠萧峰之为人,常自况。所以,我在小说里隐去他的本名,欲借萧大侠之名,来讲述他的故事。

萧峰白净,消瘦,戴银边深度眼镜,喜欢穿淡白色服饰,连皮鞋都是白的。他的双手纤细,宛若女人,捏着粉笔头写字,或夹着教案行走于校园,特让女生心尖子打颤。他的风度与气质,是让男人们嫉妒的。

别看他斯文,却是个赌棍,喜欢玩字牌,而且赌得不小。他性子极缓,心思缜密,在牌桌上,以常胜将军著称。

萧峰少年家贫,父亲的朋友常资助他。怀着感恩之心,工作后,父亲的朋友就成了他岳父。然而,妻子并不漂亮,大概也谈不上贤惠。总之,二人的共同语言很少。小说中的大侠是钟于阿朱的,他极仰慕萧峰,自然忠于妻子。现如今,儿子都读小学六年级了,英俊聪明,学习成绩年年第一。无论从哪个角度说,生活于他,没啥遗憾。

萧老师是一个话不多的人,若有什么秘密,不到不吐不快,不可能与外人道的。他能将最近的烦恼告诉我,确实是感到天快要塌了。

“老兄,你得帮我想法子!”他请我喝酒,喝到脸红脖子粗时,抓住我的手,如是说。

萧老师喜欢上一个已毕业的女学生了。

我很吃惊,作为同学,我太了解他。我们一起读书时,出于对他很有女人缘的嫉妒,我常欺负他,班上的男生都欺负他。因此,他养成了一副冷漠的面孔。可是越是冷

漠,越讨女人喜欢,但他却在结婚前守身如玉。当我们都长大成人,懂事了,像我这样瞎混的人也由衷钦佩他,于是称之为“萧峰”。

我当然知道,一个高中教师喜欢上自己曾经的学生,这是不道德的。

我问他:“你与那女学生,到了哪一步?”

本来红彤形的脸,渐渐煞白,半天不说话。在我的逼问下,才知道那女生原先是他学生,现在读大学三年级。某一天,他去省城参加一个教研活动,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消息:我来了。当天晚上,那女生就与他见了面。

他打开手机,给我看了那女生的照片,很美,大眼睛,水一样的女孩。

我笑道:“很漂亮,是我,也会喜欢。”

“可是,我枉为萧峰!”他一脸沮丧。

“道德和情欲,你不得不做出选择了!”

我还是一副嬉笑的嘴脸,嫉妒的魔鬼又占领了我的内心。

“唉!”萧峰叹气,“你不理解我……”

“好了,”我说,“这没什么可自责的。我了解你,据你的同事跟我说,你反对加重学生负担,就教辅资料的事与校长拍桌子。你鄙视官场,曾发誓做一个教育家。你是不是觉得,这样的事发生后,有违你正直善良的形象?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他迷离着双眼盯着杯中酒,让酒杯在手里转圈儿。

我觉得这家伙有点不可思议,一不做二不休,逼问他对那女生感觉如何。

“你是说什么感觉?”他似乎冷静了一点,把酒杯放下,身子往后靠到椅背上,双眼定定地从眼镜片后面盯着我。

我也一时不知道怎么表述:“比如……

村主任老婆正与几位大娘在禾坪里的冬阳下打着字牌,突然发现八岁的宝贝儿子哭哭啼啼回家来。

“咋啦,没放学你就回家了?还哭着鼻子!”

儿子胡乱地抹把泪水鼻涕说:“有人打我。”

“谁打你了?”村主任老婆“吧叽”扔下手中的字牌,“忽”地起身拉着宝贝儿子,“走,我到学校找他去!”

儿子的班级正在上体育课,老师给些小皮球让同学们自由活动。所以,儿子才有机会跑回家。

“指给妈看,是谁打你。”

儿子手指操场东头拍着皮球的李爽:“是他。”

村主任老婆虎着脸,冲将过去一把抓住李爽的手,厉声呵斥:“你干嘛打我儿子文文?你爸叫什么名字?”

李爽没能挣脱文文妈的手,急得满脸通红,只好怯怯地回答:“我爸叫李天夏。”

“李天夏?”文文妈念叨着,突然想起,这不正是新来的乡长的名字么?她细细打量着眼前的李爽:衣着整洁,有些气质,不像普通农家的孩子。但为了确定,她又问上李爽一句:“你爸真叫李天夏?”

“嗯,不信你问文文。”文文刚刚点下头,不料“叭”地一声脆响,挨了妈的一记耳光。妈不依不饶地骂道:“文文你个臭小子,李乡长的儿子你也敢打么?你辩辩辩,辩什么呀?赶紧向李爽同学道歉。”

她转而换上一副笑脸跟李爽讲,“文文不懂事,打了你莫计仇喽,更不要回去跟你

爸妈讲啊,我来得匆忙,没买什么给你吃的,这下给你百元钱,你自己拿去买零食吃啊。”再后,她拉起文文的手搭在李爽的手上,摇着他们的手说,“好朋友,握握手。”

回家的路上,村主任老婆还为这事担着心,赶紧拨通李乡长电话:“乡长好,我是上塘村文主任老婆……对,早几天您来过我家……我这给您打电话吧,是向您赔礼道歉……我那淘气的小儿子,在学校里打了你家的公子……什么?您儿子没来乡村学校读书……那他咋说是您儿子呢,他讲他爸的名字就是您的大名啊……哦,可能同名了,不好意思了。乡长,有空多来我家做客啊……”

村主任老婆挂断电话,愤然转身朝着学校走去,咬牙切齿嘟噜着:“李爽小兔崽子,敢打我家宝贝儿子,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才怪呢。”

她匆匆冲进教室,没待老师开口问上一句,便找着李爽扬手就是几记耳光,打得李爽“哇哇”大哭起来。

“哎,你谁呀,干吗打人?”

她用力挣脱老师的控制,愤愤地走出教室,回头说:“我是文文他妈,我男人是上塘村文主任,有事你来找吧。”

就在地到了家门口时,李乡长打来了电话。李乡长在电话里讲:“文主任娘子吧,你冲进教室打小学生,太过分了,影响太坏了,你想没想过后果呢?赶紧去学校承认错误,接受处理。”

她接完电话后,就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。她蹲在院门口,鼻子一酸竟然哭出声来:“咋会这样哪?”

误会

(小小说)

■唐胜一

爸妈讲啊,我来得匆忙,没买什么给你吃的,这下给你百元钱,你自己拿去买零食吃啊。”再后,她拉起文文的手搭在李爽的手上,摇着他们的手说,“好朋友,握握手。”

回家的路上,村主任老婆还为这事担着心,赶紧拨通李乡长电话:“乡长好,我是上塘村文主任老婆……对,早几天您来过我家……我这给您打电话吧,是向您赔礼道歉……我那淘气的小儿子,在学校里打了你家的公子……什么?您儿子没来乡村学校读书……那他咋说是您儿子呢,他讲他爸的名字就是您的大名啊……哦,可能同名了,不好意思了。乡长,有空多来我家做客啊……”

村主任老婆挂断电话,愤然转身朝着学校走去,咬牙切齿嘟噜着:“李爽小兔崽子,敢打我家宝贝儿子,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才怪呢。”

她匆匆冲进教室,没待老师开口问上一句,便找着李爽扬手就是几记耳光,打得李爽“哇哇”大哭起来。

“哎,你谁呀,干吗打人?”

她用力挣脱老师的控制,愤愤地走出教室,回头说:“我是文文他妈,我男人是上塘村文主任,有事你来找吧。”

就在地到了家门口时,李乡长打来了电话。李乡长在电话里讲:“文主任娘子吧,你冲进教室打小学生,太过分了,影响太坏了,你想没想过后果呢?赶紧去学校承认错误,接受处理。”

她接完电话后,就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。她蹲在院门口,鼻子一酸竟然哭出声来:“咋会这样哪?”

听雪

(外一首)

■泓 致

听雪

年年梦忆儿时雪,又见飞花缀雁城。山舞朔风屏画冷,水凝寒意柳枝横。一杯浊酒追心旅,几点梅花庆岁丰。夜静琼楼鸡唱白,歌声已响绿沙汀。

登崂山

崂山拾级上,微汗数岫嶙。巢鸟盘苍树,松涛搏海风。蟠桃仙气足,野壑石猴灵。天阔一帆近,回眸仰寿峰。

岳麓随笔

■(谭长德 作)



枯萎

■夏桢翔

冰冷与狂热分离
 断绝能量剩下枯萎

曾经的细嫩丰实与青翠
 风华褪去后只剩下橙黄红

腐朽随金黄淡去而彰显污黑
 分解后粒粒分子原子肆意穿越

循环往复周期无限
 变幻中孕育大智能

心无杂尘涵养宇宙无垠
 万类霜天浓情而老:幽默

天道屈服于我否
 我已无我:浅笑

酒醉,除了清晰还是清晰
 东坡光辉李白月晕日:醉美

雁峰酒业赞

■王神箭

雁翔云顶落衡州,峰映蒸水草桥头。酒窖典藏琼浆曲,业旺誉传万古楼。

声斐四海享亚欧,名噪五湖欣聚首。远志满怀创新业,扬帆竞发天道酬。